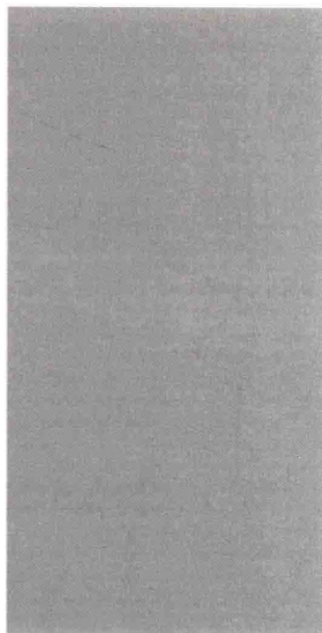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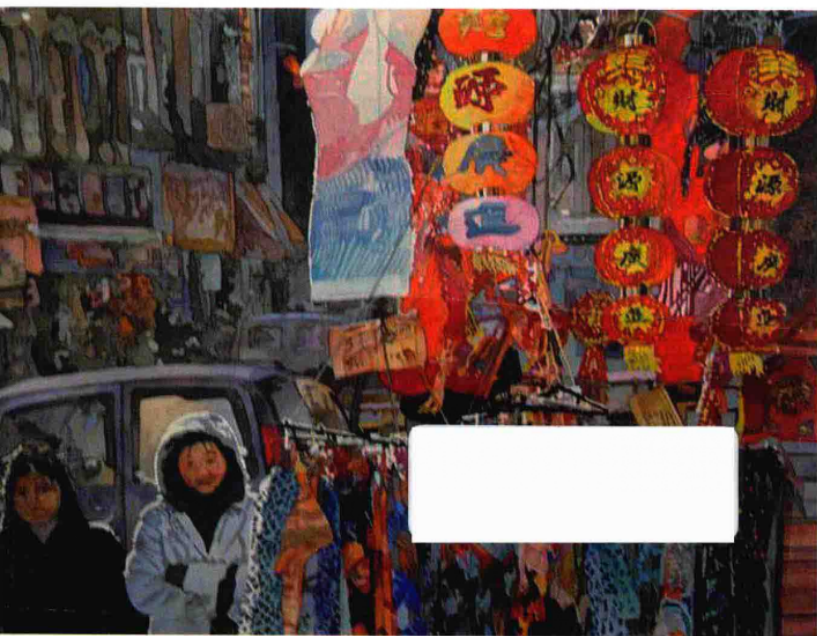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阿袁中短篇小说选

绫罗

阿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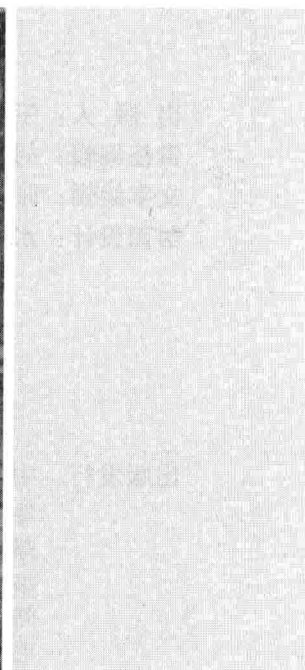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阿袁中短篇小说选

绫罗

阿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绛罗：阿袁中短篇小说选 / 阿袁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71-2104-6

I . ①绛… II . ①阿…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0306 号

出 版 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胡 明

文字编辑：张凯琳

封面设计：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4.75 印张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104-6

目录

绫 罗 /1

锦 绣 /40

姹紫嫣红 /84

天花乱坠 /129

米 红 /151

马群众的快乐经济学 /203

绫 罗

若不是媒人凤娥那天撞了邪，沈长庚的相亲能有沈长生什么事儿呢？

相亲的日子是年前就定好了的，定在二月十二花朝节。其实腊月就可以去看的，可长庚的娘说，大冷天的，妹头都穿着厚棉袄，能看出什么身段来呢？还是花朝节吧，花朝相亲多喜气呀。凤娥说，可不？单衣薄衫的，什么也掩不住。长庚娘的算盘，凤娥其实清清楚楚，不就是怕多送一个节吗？万一长庚真的和人家妹头有意了，转眼可就是过年，乡下的年那是大节呀——老人的果子钱、小鬼的压岁钱，妹头呢，更是少不了，脸上涂的抹的，身上穿的戴的，哪样能少花钱呢？还要给人家父母准备过年用的十斤多重的金花腿、漂亮肥胖的红阉鸡，一个年送下来，怎么算计怎么省还不得几百块？花朝相亲就不一样了，两人真看上了，那能熬多久呀，乡下的妹头后生，都是在风月故事中长大的，几个月下来，说不定就一起钻甘蔗地了，到时候，妹头的父母连彩礼都要不全了，哪还顾得上什么节不节呀，要赶紧在大冬天把妹头嫁了，衣服肥，好遮羞，不然的话，天气一转暖，妹头几个月的怀就显了，乡里人眼睛毒，总爱盯着新嫂的腰围看，万一让人看出什么来了，妹头父母兄嫂的嘴往后就不好伸了，别人的话再夹枪带棒，都要装聋作哑地夹着嘴，不然和别人抢白起来，更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这样一来，男方家还能送几个节呢？一个端午节，一个中秋节，不过是送些麦秆编的蒲扇、两支从根到蒂的鲜粉藕，还有就是几斤芝麻冰糖做的月饼，花不了几个钱。但凤娥不戳破长庚娘，凤娥多有眼色的一个

人哪，能做那种没轻没重的事？再说，花朝就花朝呗，人家少送一个节，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呢？亲事成了，谢媒礼还能少了自己的，没成呢，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多回了两趟娘家，再说，不还顺便赚个仨瓜两枣的茶水钱吗。

为了花朝的相亲，长庚娘什么都准备好了。让村里最好的裁缝刘拐子替长庚做了一身崭新的西装，皮鞋也是新的，是长庚娘讹着长庚姐在县城花了五十块钱买的，长庚的头发也理了，容也修了。还有上门要提的两盒点心，长庚娘也备好了，一盒柿饼、一盒酥糖，是长庚的姐夫用来孝敬丈人丈母的，可长庚娘没舍得吃。庄户人家的日子，不算计着过怎么行呢？可有些事情的结果原来是天注定的，和人的算计没有什么关系。或许长庚娘的命里就不该有绫罗这个儿媳，不然的话，一年到头都活蹦乱跳的凤娥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天却出不了门了呢？头天晚上凤娥还来了长庚家，和长庚的娘扯了半天的闲话。嫁女儿看郎，娶媳妇看娘，十七八岁的妹头，看得出什么好坏来呢，在娘家都是荣花娇女，都好吃，都好穿。所以长庚的娘不问绫罗，绕山绕水扯的都是绫罗娘的闲事，龙生龙，凤生凤，蝴蝶的儿子闹花丛，能变到哪儿去呢？两人女人扯着扯着，就忘了时间，等到凤娥起身回去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肃静了。从长庚家到凤娥家，要穿过一条窄长的巷子，巷子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凤娥一贯是个胆大的女人，平日里也常走夜路的，那天晚上走到巷子中间却突然心念一怯，因为想起沈老大的儿子来，沈老大的儿子是个短命鬼，三伏天的时候大中午一个人跑到村子外的桂子塘去洗澡，淹死了，埋之前就用席子裹着在这阴凉的巷子里搁了半夜。疑心生暗鬼，凤娥的汗毛顿时根根竖起，脚下一时也虚飘飘起来，没了斤两，走过沈老大家门口的时候，凤娥不由得想快走几步，却走不动，仿佛自己的腿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拽住了一样。

第二天凤娥就起不了床了，一只脚肿得像萝卜一样，这可怎么办呢？相亲的日子又定好了，临时改日子怕是来不及，别说沈家村离陈湾有二十多里的路，就是近，又怎么好改相亲的日子呢？不吉利！再说，人家女方家也一定张罗了半天——屋里屋外是要收拾的，妹头也要从头到脚装扮的，还有绫罗嫁了人的两个姊妹，也一定早早地回了娘家，等着看长庚，她们是过来人，有资格对男人品头论足，并且参与决策。

怎么办呢？乡下的相亲都是由媒人领着后生去的，可凤娥的脚现在是

一只大萝卜，别说走二三十里的路，连要用床边的马桶，也得要女儿搀着。长庚的脸都急成了关公样，能不急吗？长庚都二十六了，屋后的长春，才二十二，已经夜夜搂着花朵样的媳妇睡了。凤娥也急，绫罗是她娘家的堂侄女，她的堂嫂，也就是绫罗的娘，可是个厉害的女人，相亲的日子却不去相亲，这不是把堂兄堂嫂当猴戏吗？本来让凤蛾的老公带长庚去也行，可他不在家，凤蛾的老公是个木匠，常年在外做工的。长庚的娘坐在凤蛾的床沿上，两个女人商量来商量去，商量了一早上，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时间又晚了，没办法，最后还是让长庚自己去。凤蛾说，也不打紧的，绫罗家就在村口，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桃树，一棵是柚子树，院墙边还种了一排铁扫帚和指甲花，很好认的。

一身簇新的长庚提了两盒点心就自己去。这是长庚第三次相亲，要说起来，也算是见过世面了，可长庚还是紧张，心里头像架了一面鼓，咚咚地响个不停，前两次有媒人领着，自己都扭捏得不行，这一次自己一个人应付得来吗？若给长庚一亩地，长庚一早上就把它耕了，若给长庚一堆木头，长庚一晌午就把它劈了，若光是去见个妹头，长庚也不怕，嘴讷些有什么？自己有的是力气，上前就把她紧抱了，抱到厢房里把她生瓜做成熟瓜，村后老四的老婆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老四说，对付妹头有什么难呢，你不要金贵她，妹头就像庄稼地一样，犁过了，耙过了，就和你亲了。可长庚现在去见的可不是绫罗一个人，是人家一大家子，和地有什么关系呢？娘和凤蛾嫂子教的场面话倒是记住了，可现在记住有什么用呢？等到一见人，这一句句话，怕就变成了小老鼠，逃得无影无踪。

长庚自己也恨不得变成小老鼠逃了，但哪能呢？长庚不是想要老婆吗？想要的话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桂子塘的时候，长庚遇到了正在那里钓鱼的堂兄弟长生，也就是这一遇，使绫罗成了长生的老婆。

单从长庚要长生陪他去相亲的这件事上就能看出长庚是个老实坯，怎么能让长生陪着去相亲呢？长生长的多风流熨帖呀，眉是眉，眼是眼，一张皮肤像妹头一样细白。而长庚呢，虽说也不丑，五官也周正，可有个缎子一样的长生在边上衬着，就衬出了长庚的粗糙和木讷来，这是白米和糟糠的区别，是玉和石头的区别，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后生原来也像花，

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

相亲的结果是绦罗相中了长生。

凤娥现在又成了长生和绦罗的媒人，长生的爹娘本来是不打算急着给长生娶人的，长生还小，才二十三岁，加上大儿子去年刚娶媳妇，手头也紧。可凤娥不是说绦罗看上了长生吗？长生的娘是精明人，知道这是桩便宜事。打蛇随棍上，吃卵趁烫剥。反正早迟长生要娶人的，既是妹头看上了后生，那彩礼总要少要些，定亲的麻糍呀，谷酒呀，猪肉呀，总要少要些，不少要？不少要我就不娶。你绦罗已经二十四了，比我家长生还要大一岁，又是你藤来缠我树，不是我树去缠你藤。老两口躺在床上，嘀咕了半夜，兴奋得很。第二天一早又把女儿长玉从石桥镇婆家叫了回来，长玉在家中是老大，嫁的老公又能干得很，在酒厂做事拿公家的钱，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长生娘都喜欢和女儿商量。长玉说，这是长生娶老婆，行不行的还不是他拿主意。可长生能有什么主意？长生的魂在相亲那天就被端茶送水的绦罗勾走了。

但长生的娘还是过了好几天才回的凤娥。急什么呢？这是该拿一把的时候，就是要凤娥和绦罗屋里看出他们的犹豫和为难来，看出他们的不情不愿来，这是乡下妇人的智慧，乡下的妇人不像城里妇人那样有见识，但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本领却是天生的。长生的娘对凤娥说，婶子我倒是想娶的，儿子大了，我们也老了，肩上的担子早卸一天是一天，可屋里的境况你也知道，长福去年娶了人，今年生儿子又替他做满月，哪还拿出彩礼钱呢？长生娘话里的意思，凤娥也是懂的，但凤娥是中间人，一边是娘家，一边是婆家，两边都是要帮的，两边的面子也都是要顾的，所以凤娥的话说得珠圆玉润，凤娥说，是呀，接二连三地做喜事，手头是难哪。可长生和绦罗那妹头不是有缘分吗？缘分到了，做大人的再难，借钱背债，还不得给他娶，婶子呀，这也是你屋里的福气呀，长庚娘不是还想不着吗？凤娥的话，长生娘爱听。长生娘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是个有福气的女人，老公虽说本分忠厚些，可知道疼惜自己的女人，一辈子一根指头也没舍得弹过自己，三个儿女也生的高高大大，排场得很，儿媳也争气，进门就生个孙子。现在长生呢，还有本事把长庚的老婆抢了过来。想到长庚娘一张黄脸气成了一张青脸的样子，长生娘甚至都忍不住想笑了，心里实在骄傲

得不行。

骄傲的长生娘有些上了凤娥的当，就爽快地让凤娥去陈家湾拿礼单。这是这地方的风俗，双方有意结亲了，就让媒人上女方家要礼单，礼单上是女方家开出的结婚的条件，要几多酒，几多猪肉，几多钱，几多金子，都一项一项地写在上面。开礼单时候，妹头的父母一般都是有些恨的。能不恨吗？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妹头，到头来却要去替人家洗衣做饭，生儿育女，这真是赔本的买卖呀，因此，礼单的轻重自然和男方家的家境有关，也和妹头父母的情绪有关，恨有几重呢，礼单也就有几重。长生娘说，礼单要是重了，那这个妹头我屋里恐怕就娶不成了。怎么会重呢，凤娥说，这是天作之合，她绫罗的父母还能不成全？第二天凤娥就去了陈家湾，拿回来的礼单果然不重：金子是四钱，用来打一个戒指一对耳环，嫁妆钱呢，也不算多，六千块，是用来置办妹头四季衣物的，还有二百斤猪肉、十桌酒席、十担糯米。这比娶大儿媳时还省下了小一千，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再说，长生的父母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都要养儿育女，知道人家的艰难，把礼单上的东西减得太少了，不但妹头屋里的脸上不好看，就是对长生，也不好交代，一样的兄弟，结婚凭什么厚此薄彼？

接下来就是“剪布”，“剪布”也是正式定亲的意思。男方家备桌酒席，招待妹头和妹头的姐妹、嫂嫂和婶婶，姐妹不多的，姨娘也可以来，来的都是女客，是来帮妹头的父母察察后生家的家境，看看屋的新旧，也看看摆在屋里的各样东西，其实这也不过是个幌子，因为家境早就从媒人嘴里了解好了的，不然也不敢来，酒席是那么轻易好吃的吗？若因嫌弃人家的家境而使亲事不成，那是连颗糖果都要折算了钱赔给人家的。所以，一帮女客来的真实目的不是来看后生家的屋，而是把妹头送来给后生的娘老子看，没看中，这顿酒就算白请了——自然是白请，人家的黄花闺女都给你们白看了，难不成还要陪你的酒席钱？看中了才有后面的好戏，后生的娘要当着大家的面把金戒指金耳环给妹头带上，这门亲事这才正式开始。绫罗的耳环戒指是长生娘亲手给带上的，但长生娘对绫罗并不十分中意——不是绫罗长得不好，绫罗其实窈窕得很，也是芙蓉花一样的人，可长生娘就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许是绫罗的眉眼太活了，许是绫罗对着长生的笑容太妩媚了，反正长生的娘有些不安。实际上，长生的娘在给绫罗戴戒指

的前一分钟还在犹豫，戴不戴呢？戴不戴呢？可一看在席间斟酒的儿子那张四月桃花般的脸，长生娘知道有些事情是由不得自己了。

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好得如胶似漆。长生隔三岔五地就要往陈家湾跑，有时稍微隔久了些日子，绫罗就会自己来，不是到长生家，而是到堂姐凤娥家，给凤娥家送个南瓜呀，送几个柚子呀，其实不过都是来见长生的由头。绫罗一来，凤娥就会打发女儿来叫长生，开始一两次，长生娘还会弄个点心过去，什么韭菜饺子呀，糯米汤圆呀。未过门的儿媳那是贵客，长生娘是个懂礼数的女人，可来多了，长生娘就有些不高兴——一个妹头家，怎么好意思老往没结婚的老公家跑呢，别说邻居看了笑话，就连自己的大儿媳艾叶说出来的话，都句句带刺呢，绫罗的娘难道不教女儿的吗？再说，这样三天两头地跑，也耽误了家里的活，现在的长生干什么都没有了心思，毛毛草草的，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绫罗。看着被绫罗迷得七颠八倒的儿子，长生娘就有些生气了，生气后的长生娘就不让长生去陈家湾，可脚长在长生身上，怎么拦得住呢？依然不管不顾地往那儿跑。长生娘没奈何，气得心口痛，把这个账都算在绫罗头上，不怪她怪谁呢？儿子的性子本来是有些执拗，可爹娘的话也还是听的，若不是有她在那儿勾勾搭搭，哪里是现在这个样子呢？长生的爹怕老婆气坏了身子，劝老婆说，气什么呢？这不是好事吗？年轻人好，好得分不开，早点让他们结婚就是了。

结婚的日子打算定在腊月十八。腊月十八是个大日子，村后的德福老先生说，这一天宜嫁娶。乡下人喜欢在腊月办喜事，因为这时候在外面做工和读书的人都回来了，地里头的活也忙完了，大家才有闲来欢欢喜喜地吃酒，再说，一场喜事办下来，总会有些鱼头鱼尾和肥肉剩下来，冬天里，这些东西也不容易坏。可长生不同意，长生要八月结婚。为什么呢？三月才“剪布”，八月就结婚，半年都没有过，是不是太急了呢？长生娘问。长生说，问那么多干吗？反正我们要八月结婚，最迟也要在九月。长生娘其实一开头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猜不到呢？长生娘快五十了，那些男男女女之间的把戏怎么瞒得过五十岁妇人的眼睛。一定是他们偷吃冷饭了！绫罗的肚子有了动静。两个年轻人成天地在一起，就像猫和鱼，就像茅草和火，哪有不出事的道理？但这怪不了长生，是你绫罗的责任，你是鱼你就要躲着猫，你是茅草你就要躲着火，一个妹头家，连自己的双腿都

夹不紧，怨谁呢？自己头上的虱子自己捉，甭指望别人，长生娘都有些幸灾乐祸了。幸灾乐祸的长生娘就装糊涂，坚持要放在腊月结婚，其实也不是真的坚持，是做做样子吓长生——吓长生也就是吓绫罗。绫罗肯定交代了长生，不让长生告诉屋里她怀了孕的事，可长生娘就是不能让这件事就这样遮遮掩掩地过去，她要问个水落石出，她要让绫罗晓得她的儿子还是听她的，也要让绫罗屋里晓得她对这件事了如指掌，这是他们的短处，她要一辈子捏着它。长生娘做事是个喜欢站在上风处的女人。

长生到底还是嫩了些，经不起娘的一再坚持和盘问，只是一个礼拜的功夫，就把绫罗怀孕的秘密坦白了出来，他本来是在绫罗面前发了誓的，可长生有什么办法呢？不说出来娘这里就过不了关，就结不成婚。再说，娘也不是外人，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果然，娘和颜悦色地说，既是这样，八月结婚也可以，只是你要去和绫罗说说，时间这么紧，彩礼怕是备不齐了。

但绫罗娘把长生娘的如意算盘摔个粉碎。彩礼备不齐？彩礼备不齐那还娶什么媳妇啊！别以为绫罗肚子里有了你们沈家的种就由着你们摇头摆尾了，你回去告诉你娘，八月要是不结婚，九月初一我就带绫罗去医院把胎打了，反正是你沈家的人，我陈家心疼什么？莫说等到腊月，就是等到明年，等到后年，我们也等得起。绫罗娘的话，像一个个大冰雹子，把长生砸得鼻青脸肿。长生能说什么呢？什么也说不出，回到家躺在床上像棵倒了藤的丝瓜。

莫说长生，就是长生娘也吓了一跳。这是一个什么人家呢？这是一个什么女人呢？明明是自己理短还能这么泼辣，将来怎么做亲家呀？长生娘现在打退堂鼓的心思都有了，可怎么退呀？戒指也给了，耳环也给了，还有见面的礼钱，也给了八百块，自己这边要退亲，那些东西哪里还要得回来呢？就算自己舍得下东西，儿子看样子也舍不得绫罗，也难怪，年轻人初尝云雨，还正是郎情妾意的时候，真要给他们弄散了，到时还不得落下埋怨。罢、罢、罢，万事都是命，碰到了这样青菜豆腐硬要卖肉价的主，长生的娘也只有由她了。

八月初八，长生和绫罗结了婚。

长生娘不喜欢绫罗，这是从婚前第一次见面就开始了的，也说不上为什么，只是隐隐的有些不安，总觉得她要把长生抢走——这种感觉让长生娘有些害怕，按说长生娘也不是第一次娶儿媳了，怎么也不应该这样患得患失，但娶大儿媳时，她的心情是稳当的、欢喜的——大儿媳艾叶就像她院子里的芦花鸡，让她觉着亲，觉着有把握，它咕咕地叫也好，它没头没脑地乱飞一气也好，能有什么事呢，出不了她家的土墙！可绫罗呢，却像桂子塘的鱼，你洗衣服的时候，它在你面前游来游去惹你，你以为它是你中午桌上的菜，可其实呢，你抓不住它。长生娘还觉得绫罗像她家的花猫，平时也是乖的，可你一不留神呢，它能抓了你，然后窜到屋顶上去。所以，长生娘对两个儿媳的态度是有些区别的，对艾叶就有些像对女儿——吩咐她做事也好，叫她吃饭也好，都是粗声大气的，有时还会骂她几句——大儿媳是个性子慢的人，总是孩子都哇哇大哭了半天，她还站在茅厕门口慢慢地系着裤带，长生娘就骂她懒牛懒马屎尿多，艾叶也还嘴的，说管天管地也管不了人拉屎放屁。可长生娘对绫罗呢，却是谨慎的、生分的。饭熟了，长生娘第一个叫的是绫罗；夜晚灶上用来洗脸洗脚的水烧开了，长生娘也会先叫绫罗；但平时呢，长生娘是不近绫罗的，两人在过道上擦肩遇到了，长生娘就笑笑，却是不搭腔的，这就有些像对外人，乡下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不是这样的，要么是水火不容，根本不在一个屋檐下走动，要么呢，就是关系还好，低头抬头时招呼几句家常。乡下日子多琐碎呀，总有一些事情要说的——菜地里的芋头该挖了，这两天好，街上芋头的价钱听说也卖到了三毛钱一斤；那只瘸腿的鸭子又把蛋生到了外边，肯定是被沈小毛的老婆捡了，那个女人总是一大早就到水边去洗衣服；老木那个离了婚的女儿到城里去开了家剃头店，她会剃什么头呢？其实是去当婊子——哪一个话题不可以扯上半天光阴呢？长生娘本来是脚踢到一颗鹅卵石都有话说的人，可对绫罗呢，长生娘就有本事什么都不说。

这种客气的冷落，绫罗也是有些感觉的，但绫罗不在乎。莫说长生娘有意不和她说这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话，就是说，绫罗还不爱搭理，有什么意思呢？别人的女儿去当婊子，又碍不了你家的清白，要你们闲嚼萝卜淡操心。每次听到长生娘和艾叶在厨房里说东家道西家时，绫罗都要冷笑的。绫罗不是艾叶，喜欢抱着儿子跟在婆婆的身边，婆婆去菜园，她也

去菜园，婆婆在灶上做饭，她就在灶下烧火，一边还在灶灰里给自己和儿子烤个芋头吃。绫罗没事是不出房门的，天气渐渐地冷起来了，绫罗的怀也一天比一天大，哪怕穿着肥大的棉袄，也有些遮不住了。再说，绫罗也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房间里花团簇锦，好看得很，被子是新的，被面是绣花的缎子，上面绣着“百子图”，一对枕头也是大红缎面的，绣了“鸳鸯戏水”和“百年好合”，几样家具也是油漆汪汪的，能照见人影。绫罗喜欢坐在这喜气洋洋的房间里，一边看着电视织着毛毛头的小衣裤，一边等长生，长生做工一回来就往房间里钻的，绫罗虽是个有身子的人，但长生新婚的劲头还没有过去，一有时间就要粘在绫罗身边的。

小叔子和绫罗那种缠绵的样子，得罪了艾叶。怎么能不得罪呢？饭桌上，只有辣子米粉肉是盘好菜，大家都不怎么好意思伸筷子，可绫罗一上桌就给长生夹一块，而长生呢，又投桃报李地再给绫罗夹一块，一斤猪肉，除了皮皮骨骨，切了肥肉熬油炒素菜，还剩几块好肉呢？艾叶觉得委屈，别人或许觉得吃东西是件小事，可艾叶是把它当作大事的。艾叶虽然是嫂子，可她才二十二岁，比绫罗年轻，比小叔子也年轻，正是对吃如狼似虎的年龄，可没有谁夹肉给艾叶吃——长福不在家，长福到上海打工去了，即使在家又怎么样呢？长福从来是不会给艾叶夹菜的，只会埋头吃自己的饭。但艾叶也是不吃亏的人，艾叶想，我为什么不吃，说不定这肉就是用长福打工的钱买的。这样想的艾叶赌气般地把一块肉夹到自己的碗里。

饭桌上的事情长生娘看在眼里，心里对绫罗和长生也是不满的——少年的夫妻都是好的，谁不是郎怜妾来妾怜郎，但怜那也是在房间里怜，哪能怜到饭桌上来呢，床上夫妻床下客，更别说出了房门，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轻薄。长生娘其实比艾叶还看不惯绫罗，一个连自己身子骨都看得不重的女人，还指望谁金贵你呢？但长生娘的这个态度也只有长生的爹知道，连艾叶她都是要瞒的，她是婆婆，她有责任要让一家至少在面上是和和气气的。再说，眼看绫罗就要生了，等绫罗生下了孩子，年后就让长生跟长福出去打工，长福不是说了，石匠在外面找事做容易得很，省得在家里做散工挣不下几个钱，也省得绫罗一天到晚都躲在房里，到时长生走了，看她还躲在房间里等谁呢？长生娘把明年的日子都盘算好了。

大年初二绫罗生下了一个女儿，一家人除了艾叶，其实都是有些失望的，怎么能不失望呢？现在农村也和城里差不多，生孩子都是有指标的，一对夫妻最多只能生两胎。万一后面的那一个再是女的呢？长生这一缕香火岂不是要断了。乡下人本来是朴实的，但朴实的乡下人也有心口不一的时候，尤其对生孩子这个重大又敏感的问题，每个人的情绪其实都是反着流露的。绫罗生了女儿，邻居是高兴的，邻居却说着惋惜的话，艾叶也是高兴的，但艾叶的高兴也得藏着掖着，不然，不厚道哇，再说，后颈窝里的头发，摸得到看不到，谁能担保自己家的媳妇就能生孙子呢？就算生了孙子，要顺顺利利地长大，那还要天照看呢，做人哪能坏了良心？所以邻居和艾叶都要靠道德的力量来尽量约束住自己的喜悦。长生娘呢，却正好相反，本来是心灰意懒的，但她得打起精神，去侍候绫罗的月子，在沈家村，这是婆婆该尽的责任。给绫罗煮糖水鸡子也好，给毛毛头洗洗换换也好，只要一进绫罗的房门，长生娘就尽量把皱着的眉头疏开来——女人的月子多重要哇，可别因为自己不高兴，加重了绫罗的心思，到时落下什么毛病。月子里落下的毛病，那可是一辈子的病。再怎么说，绫罗也是自己的儿媳，是要和儿子长生一起度日月的人，她真要有个好歹，倒霉的还不是长生？

绫罗生个女儿，做爹的长生自己倒是有些不在乎的。尽管也想要儿子，但那只不过是随波逐流样的想——就像小时候，长福有了件新衣裳，他也一定要有一件；长福有一次在桂子塘捉了条两斤重的红鲤鱼，他也总想捉一条，一放学就跑到桂子塘去瞎转悠，后来还是长生娘吓他，说那红鲤鱼是水鬼变的，才罢休。所以长生想儿子是有些人云亦云的，带有抄袭的性质，不是长生爹娘想孙子那样牵肠挂肚般的想，也不是绫罗那种指望生儿子打江山般的想。也难怪，长生过了年才二十四，自己还是做宝贝儿子的时候，哪里就晓得要儿子呢？要到了五六十岁，那时腰弯了，背驼了，而女儿们也都嫁了，许多重活儿干不动的时候，有儿子的好才显得出来。长生现在还是贪戏的年龄，绫罗生了孩子，身子不能近了，长生就去外面戏，反正现在是正月，正月是乡下好戏的时季。

沈家村的人在正月是不做事的。乡下人的日子说是半年辛苦半年闲，但真正能戏得心安理得戏得堂而皇之的还是在正月，这时候无论是辛勤劳

作的，还是平日就游手好闲的，都甩开了膀子找乐子。乐子都是极简易的那种，无非是扑克牌、麻将、骰子之类，沈家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耽于这种桌子上的把戏，赌注倒是不大，不过是几毛几块的，今天你输，明天他赢，就如鱼嘴里的水，进进出出，但大家还是着迷得很，饭也不归家吃了，觉也不归家睡了，深更半夜的，还坐在别人家的灯下，饿了，主人会端上年糕、端上冻米糖，冷了，会在桌下生盆木炭火，大家都不舍得让这好时光虚度哇！在外打工的也好，在屋里种田的也好，一年到头的辛苦和委屈，不就是盼着要用这一个月的放纵和享乐来补偿吗？乡下人是习惯了熬日子的，因此连享乐都熬得很辛苦，有时还把人熬颠倒了，闹下一辈子的笑话。老四就闹过，半夜回家，人都糊涂得分不清哪间房哪张床是自己的，竟爬到了老五的床上，而老五呢，那时还在别家的牌桌上，自己的老婆就让兄弟搂着睡了半夜；村头木生的老婆姚金枝也闹过，打麻将打得眼睛发花，把余韭花家的米缸当成了尿桶，就懵懵懂懂地坐在人家米缸上面痛快淋漓地撒了一泡憋了半夜的尿。

长生也是几乎不归家的，这让绫罗的月子过得冷清的很。婆婆一天倒是进来几趟的，给毛毛头换包，给绫罗送吃的，但婆婆不和绫罗说话，只是低头忙着自己手上的事，有时绫罗也想和艾叶一样和她聊些东家西家的事，可两人之前是没聊过天的，连开个话头都艰难。还有艾叶，偶尔也会抱儿子进来坐坐，但绫罗怎么会理艾叶呢？她们是妯娌，她们是一个生了儿子一个生了女儿的妯娌，关系就像猫和鼠一样，黄鼠狼和鸡一样，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那种，绫罗再寂寞，也看不得艾叶那张眉开眼笑的脸。绫罗现在最恨的人恐怕就是艾叶了。

还有一个就是长生。从前绫罗白天也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的，可那不一样呀，因为还有一个让人脸红耳热的晚上在前面，白天也是充实的、饱满的，不但不寂寞，反而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快乐，可现在呢？长生是不到半夜不回来的，回来了也是倒头就睡，不管绫罗说什么，他只管是嗯嗯啊啊的，再多说两句，那就连嗯嗯啊啊也没有了。绫罗等了一天了，有一肚子话要和长生细细地说，可总不能和鼾声说吧？绫罗就掐长生的腿，绫罗掐一下，长生就往床里躲一点，绫罗再掐一下，长生就再往床里躲一点，等到没地方躲了，长生就跑到后厢房去睡了，绫罗恨得咬牙切齿，但对长

生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个月的时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绫罗好不容易挨过去了。出了月的绫罗也开始往外跑了。村子里闹哄哄的，再安静的人也忍不住蠢蠢欲动，何况绫罗本来也不是个安静的人，先前的安静那是假的，那是因为肚子里有货，不能自己跑到人家面前去找尴尬，也因为长生时不时的搂搂抱抱，所以那时候的绫罗认为孤独是好的，也有意去避开人。可现在呢？长生在别人家的麻将桌上，绫罗的孤独还有什么意义呢？

绫罗倒也不用跑多远，因为长生总在沈小毛家，沈小毛家就在隔壁，出了院子转过一个屋角就到了。绫罗嫁到沈家村小半年了，却几乎是谁也不认识的，但桌上不是有长生吗？绫罗来得就名正言顺。长生在桌上打，绫罗就在边上看，看了几次，就看出名堂来了，有时长生输惨了，就会借个由头下来，让绫罗帮他换手气——麻将这玩意，是有些邪的，它总会钓生手，绫罗一上桌，牌就特别地顺，想要东风就摸东风，想要红中上家就打红中，几把牌下来，长生反倒转败为胜了。两人现在由夫妻变成了战友，又开始夫唱妇随，双宿双飞。总是长生打上半场，绫罗打下半场，长生输，绫罗赢。长生说，我是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你是肚皮失意赌场得意。绫罗说，你放屁，我们的珍珠有哪点不好呢？珍珠是绫罗自己给女儿起的名字。珍珠确实生得好，又排场，又乖，小小人儿就懂事得很，知道自己是妹头，没有资格闹的，所以整日躺在摇篮里吃了睡，睡了吃。有时，绫罗打麻将打昏了头，忘了回家喂她的奶，她也只是撇撇嘴，从不大声大气地哭。再说，就算大声大气哭又有什么用呢？长生娘耳朵听到了就当是鼻子听到了——白听到的，凭什么要她管呢？她娘老子也不是挣钱养家去了，也不是种田种地去了，而是窝在麻将桌上，凭什么要她这个做婆婆的来管呢？就是说到天上去也没这个理！三十天一个小月子，半年一个大月子，还是月子里的人不在家好好养着，却和老公一起出去贪戏，全天下没有这样缺调教的女人。所以珍珠在房间里哭着，愤怒的长生娘就躲到厨房里去，厨房在东，长生的房间在西，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再说，万一绫罗回来了，这样也不怨恨她。倒是艾叶，心软得很，有时正好从外面回来，看到珍珠在扁嘴，就赶紧抱了给绫罗送去。绫罗却是不领情的，马着脸接过来，什么言语也没有。艾叶不计较，艾叶现在春风得意，婆婆不喜欢绫罗

生小妮，婆婆也不喜欢绫罗打麻将，但艾叶喜欢。没有个绫罗在边着衬着，哪能显出艾叶的好哇？幸福的艾叶的心胸像桂子塘一样阔，什么都容得下，不在乎绫罗的一张马脸。吃饱了奶的珍珠，笑得像一朵粉红的桃花，但对绫罗来说，女儿的这朵桃花是白开了，因为她的眼睛始终盯着长生的牌，长生的牌是混一色，已经结口了，单吊一张九万，而绫罗偷眼看见上家沈小毛的手上正有一张要打的九万，可他却迟迟不打，把旁边的绫罗急坏了。

这样的快乐持续到二月末。二月二十三，在上海的老乡就寄了口信来，要长福他们赶快去，他们的工地要开工了，可大家还是磨蹭了几天，舍不得走——快乐就像唱歌，总有个余音袅袅的过程，戛然而止的话，谁受得了呢？再说，德福老先生也说了，二月二十八才是个宜出行的日子。所以，一直拖到二月二十八，长福两兄弟才和村里其他的石匠们一人背个大蛇皮袋一起坐火车去了上海。

儿子走了以后，长生娘就把家务做了个分派，分家务是女儿长玉的主意。长玉说，哪有老的侍候小的道理？吃现成的，喝现成的，她们的命也不要太好了，你这么大的年纪，自己不晓得心疼自己，还指望她们来心疼你呀。长玉从乡下嫁到镇上，是高攀，所以在婆家那是一根灯芯的事都要她做的，侍候公婆，侍候老公和儿子，而弟媳们呢，却在享她老娘的福，她实在看不惯，眼妒得很。女儿这点小心思，为娘的也知道，但分家务的建议毕竟是好事，自己现在五十多岁，身子骨还行，可眼看着就要奔六十了，还能做几时呢？分就分吧，未雨绸缪总不错。家里的事情其实不多，因为长福长生都是石匠，所以家里的田让给沈大毛家种了——如今种田也不容易的，化肥贵，税也重，殷勤侍弄好了，一亩田能赚个两三担谷子，若赶上虫灾旱灾呢，要倒赔钱的。因此家里只留下一亩二分的地，种些时鲜蔬菜，芋头呀、毛豆呀、川香呀、丝瓜呀，供家里吃，也拿到镇上去卖，这些活长生爹一个人就做得排排场场，不需要旁人插手的。三个女人分的就剩下家务，长生娘负责买菜，所谓买菜，也就是偶尔买些鱼肉和豆干豆腐之类，蔬菜是根本不用买的——自家菜园子里的几样菜吃厌了，再和邻居家的换着吃，尤其是上半年，连鱼肉都不用买，家里的咸鱼腊肉是现成的，还有一坛子用雪水腌的咸鸭蛋，长生爹在地里干活时有时还会带几条